

# 吕贝克傀儡博物馆 安东尼娅·纳普博士 十问十答

作者：乌尔里克·索南伯格

翻译：李霞

安东尼娅·纳普博士于 2015 年秋季接任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馆长。她曾在弗莱堡和维也纳学习艺术史和斯拉夫研究。2004 年，她在弗莱堡完成了关于 19 世纪俄罗斯绘画的博士学位，随后在吕贝克博物馆、汉堡艺术馆和什未林国家博物馆工作。

虽然你从外面看不出来，  
但实际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 Olaf Malzahn



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亲爱的 Antonia，当我问你是否愿意在已经关闭了三年的博物馆翻修期间接受我们博客的采访时，你很惊讶三年已经过去了！时间飞逝，这三年来，Kolk发生了什么？

Antonia Napp：虽然你从外面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出所有的藏品。那是相当激动人心的！然后我们必须完全拆除里面的建筑，展柜、展板，所有阻碍自由触及建筑实体的东西都必须被拆除。下一步是对建筑体的基本研究。为了中世纪建筑，我们实际上需要很多时间！第一年过得相对较快，任务是移除本来就要被扔掉的东西，我们将去年的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对建筑物的研究和考古上。我们一层一层小心清理，并与考古学家一起在地基上和地窖中工作，记录那里的情况。为了获得准确的知识，我们必须“深入”。这些都直接是在馆址，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建筑师进行规划设计。

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下一步是什么？

Antonia Napp：我们现在已经拆除了博物馆所有非必要的内部装饰，可以开始细致地拆除那栋办公楼。这座建筑建于 1937 年，由质量较差的瓦砾和可回收材料建造而成。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一砖一瓦地拆除，因为它是在一排中世纪建筑中修建的，其构造类似于英国现代的联排屋。拆除后，我们开始着手可能是最重要的任务：为新建筑打地基，包括挖掘和稳固下方的地面。一旦结束，最困难的工作就完成了，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从地面向上建造（可以这么说，因为原建筑建成时街道水平明显较低）。

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这听起来非常复杂，新冠疫情期间的新规定也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防疫法规突然出台，房间内部的空气流通和展览的通风设备也必须考虑在内。这对中世纪建筑要有哪些新的考虑？

Antonia Napp：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重新规划了剧院大厅和大型的公共区域的通风设计。我们将与建筑公司合作，以便这些空间可以交替通风。我们还设计了手推窗来形成通风口，以快速通风换气。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严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在新的概念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是否能在展馆里规划出有固定出入口的展览路线，以便参观者可以有序看展，而不是聚集成群，以至于无法遵守最小安全距离规则。这就要求重新审视我们的平面图。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虽然在规划设计中，建筑物的某些部分有着良好的解决方案，但其他部分还需要重新思考。新的规划需要考虑新冠病毒。

## 规划需要考虑新冠病毒。

# 傀儡



© KOLK 17 Figurentheater & Museum

吕贝克傀儡博物馆收藏了20,000 多件不同种类的傀儡物件，馆藏数量居德国第五位，是欧洲最重要的致力于傀儡艺术研究的文化机构之一。

# 将会有更多的种类。

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将会变小，而傀儡和物品的收藏是极其多样化和数量庞大。未来将如何在尊重现有内部尺寸的前提下展示这种多样性？

Antonia Napp：自从博物馆成立以来，在这些中世纪建筑中的物理空间与庞大的藏品规模之间的不平衡就一直存在。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现有的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承认不是所有的藏品都能在一个空间里被同时看到，我们将依据主题来策划展览。

人们不太可能一次性地看到所有的藏品。内容将会减少，但我们计划改变展览的性质，让展品更加生动！也将会有更多的种类！



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博物馆的改建为残障人士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未来他们也可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并且到傀儡剧院观看演出。但“无障碍”一词含义不止于此。你们还将寻求哪些方式来使建筑成为在最大意义上的无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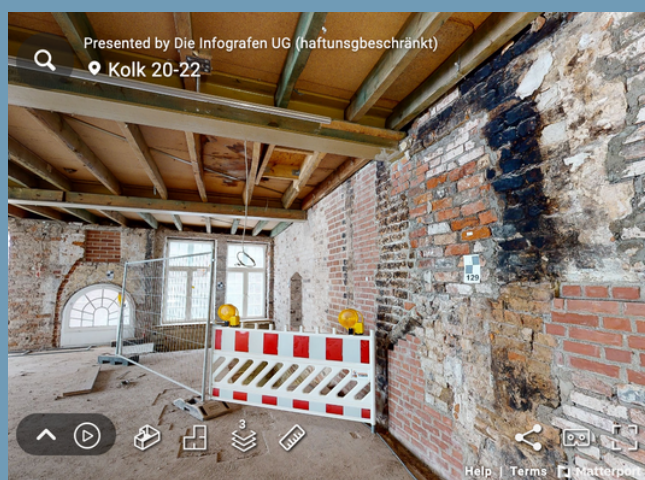
Antonia Napp：无障碍不应只等同于轮椅通道。尽管需要做出妥协，但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为残障人士设计的电梯和较大的卫生间等设施将出现。由于我们的建筑是中世纪受保护的结构，我们的设计还不能像

希望的那样自由，对于轮椅使用者来说，可能需要小幅改道。然而，我们正在努力尽可能地减少对游客的不便。我还想在其他层面进一步追求无障碍的概念。例如，用“简单的语言”交流，或者使视觉障碍者也能体验我们的展览。



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这是对未来激动人心的展望。现在转向当下，看看我们保存展品的档案馆。档案馆现在需要做哪些工作？

© KOLK 17 Figurentheater & Museum



Antonia Napp: 博物馆和剧院中的所有展品都必须移至档案馆。在那里，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基本的顺序，现在正在对所有的展品进行编目。编目涉及到对这些展品和我们已掌握的信息进行登记。然后将这些信息输入数据库，进行科学处理。

由于藏品规模巨大，我们必须将其分成更小的组别。我们已经确定了等博物馆开放后首次展览中将展出的物品。我们首先会专注于这些物品：记录所有相关数据，对它们进行科学处理，并研究其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可管理的组别中记录这些藏品。一旦完成了为首次展览所做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组，为随后的展览做准备。

吕贝克木偶艺术博物馆：目前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因翻修而闭馆，值得庆幸的是木偶艺术博物馆可以在闭馆的情况下通过博客进行数字展览。等博物馆重新开放，新冠疫情有望得到控制时，展览会有怎样的数字呈现？

Antonia Napp: 当我们重新开放时，我们会以新机构 KOLK 17, Puppet Theatre & Museum 的形式开放！一个完全致力于木偶戏的机构，既以当前的基于现场表演的形式，也以基于历史背景的展览形式来展出物品。并将专门为此创建一个新网站。在我们现在的博客上，我们已经展示了这两种形式：展览、研究，当然还有木偶戏。我们将继续将其整合到网站中。

当然，技术将在展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可能在戏剧作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展览，我可以明确地说，很多信息将以数字形式公开。这意味着，关于一件展品的信息不会被写到挂在展区的小板上，而是会以更鼓舞人心的形式呈现，可能是应用程序。我把它想象成该机构在网络上的一个数字孪生体，每个访问者都可以随意深入研究主题。

目前已经有许多创新的系统。用户可以决定他或她是想只从审美角度看展览中的某件物品，还是想深入了解这种木偶剧传统的知识，观看访谈或看历史照片。应用程序使这成为可能。

# 在档案馆中，我们也有很多事要做。

# 我们将开发精美的形式。



## 我们希望吸引广泛的人群。

吕贝克木偶艺术博物馆：另一个幸运之处在于，吕贝克木偶艺术博物馆和吕贝克木偶剧院都属于Possehl基金会，该基金会在2019年庆祝了其百年诞辰。作为一个博物馆，我们是如何实现基金会的目标的？

Antonia Napp：我们在不同层面上实现了这些目标。首先，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机构，为公共利益服务。Possehl基金会的目的是促进慈善机构的发展。第二个目的是促进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在内容方面，我们也属于这一类。

我们在Kolk的中世纪历史建筑正在以符合建筑遗产名录方式进行翻新，这美化了城市景观。因此，我们实现了Possehl基金会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提升我们美丽城市的形象。这些是我们为Possehl基金会实现的最明显的目的。

我个人始终认为我们还实现了一两个超出范围的目的！由于我们完全隶属于Possehl基金会，我们关注改善青年以及贫困者的境遇。博物馆和剧院是教育机构，教育场所。这是我非常重视的事情，我希望在未来与我们的机构一起更坚定的追求这一目标。

作为Possehl基金会的一部分，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是为了公共利益。我们不是精英机构。我们希望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尤其是那些不敢进入像木偶艺术博物馆这种看似是专业机构的人，还有那些甚至需要考虑是否参观博物馆的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失去身份认同的基石，要积极地保留这种可及性！这才符合Possehl基金会的精神。

# 艺术和文化是原始的。

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统计数据显示，在2017/2018赛季，仅德国就有2140万观众聚集在足球场观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级联赛的比赛。在剧院，同期有3400万观众，另外，博物馆有1.14亿的参观者。艺术和文化比足球更受欢迎。然而，艺术和文化却不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Antonia Napp：我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事实上，艺术和文化是原始的——只要拿起一本《国家地理》，就能知道早在数百年前世界上不同文化就有其艺术表现。足球是依据特定规则进行的比赛，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技术，因此也属于文化的范畴！我认为对于人类而言文化就是必要

的和固有的东西。系统重要性的问题并没那么简单，因为俗话说，先是食物，再是道德。这意味着对于我们先满足最基本的：我们需要吃饭，需要就医。然后才是更高层次的激情。

当然，我也觉得很遗憾，想重新开放剧院，让参观者进入博物馆。这是很明确的！一旦新冠疫情缓解，情况允许，剧院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就可以谨慎开放，那时需要很好地控制游客的流量和流动。我其实觉得系统重要性的问题很难，因为当谈到纯粹的生存时，我们并不需要除了吃喝和保健以外的其它东西。但这也并不是真正地作为人类而存在！



© KOLK 17 Figurentheater & Museum

A white, stylized mannequin is shown in a dynamic, almost dancing pose. It has a long, thin neck, a head with a simple profile, and a long, flowing dress. One leg is raised high, and its arms are extended.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ue color.

吕贝克傀儡艺术博物馆：作为个人，您有什么羡慕傀儡的地方吗？

Antonia Napp：我其实并不羡慕傀儡。当然傀儡能做很多很棒的事情，比我们人类多得多。它们在戏剧中可以飞行或实现其他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很美好的，但终究是幻象！所有戏剧傀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需要傀儡师为其注入生命，使其活起来。而作为人类，我所拥有的自主权，我的行动和存在，都来源于我自己，这种生命力，这种自由，当然还有对自己行为的责任，都是我不想放弃的！当戏剧傀儡表演完毕后，它就可以在箱子里休息，享受平静。虽然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这是很吸引人的。但是，不，我还是不想和傀儡角色交换身份！

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

